



生路

呂銳白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生 路

呂銳白著

內 容 提 要

在我国国内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，人民公安机关与群众密切相结合，同一个派遣进来的老牌美蒋特务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斗争，终于迫使他放弃了反动立场，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，坦白了自己的罪行。

書中所写的这个取自生活真实的主人公及其事例，給所有的反革命分子指出了一条生路。

生 路

呂銳白著

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

財政印刷厂印刷 • 新华書店发行

書号 (总) 32 (文) 24开本 $787 \times 1092^{1/32}$ 印張 $2^{12/16}$

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48,000字 印数00001—33,000册

定价 (6) 0.24元

目 录

一 火車上.....	1
二 晦气.....	7
三 旅館里.....	14
四 香港来的.....	20
五 杜爱芬.....	25
六 她变了.....	34
七 重回杭州.....	40
八 容我想想.....	50
九 时间是宝贵的.....	56
十 这些都是实话.....	60
十一 回忆.....	65
十二 还有张底牌.....	71
十三 生路.....	78

一 火車上

廣州車站，燈火輝煌。從深圳來的快車，徐徐靠近月台。迎接親友的人們蜂擁趕上前去，車站沸騰起來。

這時，一個高個子，戴眼鏡的男人，豎起呢大衣的領子，夾在人群中下車了。

接着，他買了去上海的車票。因為是舊歷年底，坐車的人格外多，沒有買到臥鋪，就在硬席車廂靠窗口的地方，選了一個座位。

不一會，車廂里擠滿了人。陌生的朋友們互相親熱地打着招呼：“同志！去哪？”“上海！”“過節！”“……”在一片嘈雜聲中，列車開動了。

火車在飛馳。高個子向四周掃了一眼，有的旅客在愉快地交談，有的在打撲克，有的在看書，還有的伏在桌上打瞌睡。就憑這一些，高個子就足以使自己相信：誰也沒有注意他，一切都很平靜。他回想起未進入大陸之前的那種恐懼心理，覺得好笑。後悔不該不把電台隨身帶來，不該遲遲不敢“入區”，不該……心里罵着自己“胆小鬼！”

他心情鎮靜下來，拿着剛剛在候車室買到的一本雜誌，隨便翻着，但眼神卻瞟向前邊的幾個旅客。從他們

談話中，聽得出是到東北去的工人。他把雜誌合起來，學着他們的廣東口音，湊到跟前，插嘴攀談起來：

“你們到哪里去？”

“到東北。”一個青年工人有禮貌地回答。另一個工人從衣袋里摸出一付撲克牌：“來，我們打一百分。”大家親熱地談起來了。高个子一邊玩牌，一邊偷偷地打量着他們。

“你到什么地方去，先生？”那個工人客气地問。

“到上海去探親。”高个子斜看了對方一眼。他打出一張牌之後，仰起頭來有意無意地問：“你們到東北做什么？”

“我們是調去工作的。”

“到哪個廠？”高个子又乘機追問了一句。那個青年工人好象忽然想起了什麼，以疑慮的目光，打量了一下高个子，然後才慢吞吞地說：“組織上分配到哪里，就到哪里。”

高个子似乎已經感到話說多了點，便不再問什麼，有意把話題岔開，說起：“東北那地方，天氣更冷啊……”

“天冷，沒什麼！……”

玩了一會，火車到了源潭車站。

一部分旅客下車了，離高个子較遠的地方，空下了幾個座位。幾個工人，提起行李，搬到空着的坐位上去了。高个子只好又拿起那本雜誌看起來。但是，心緒零

乱，眼前密麻麻的一片小字，一行他也没有看清楚。

这时，上来了个商人模样的旅客，看了看别的地方没有空，就一屁股坐在高个子对面。他想：“生意人总谈得来些吧。”他故意摘下自己的眼镜，擦了又擦，只听这位新上车的旅客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此地天气这样冷啊……”

高个子一听是个上海“老乡”，觉得机会更难得了，便操着十分流利的上海话问：

“儂到啥地方？”

“上海。”商人微笑着。

“先生大概是经营什么企业的吧？”高个子咧着嘴问。他希望从对方嘴里能吐出一些什么。

“是，是！”这人說他在上海开过铁工厂，并說：

“我們的厂啊，費了多大的勁申請才批准了公私合营。营业比以前好得多了。”这位商人快乐地談东談西，簡直和老朋友談話一样。他問高个子：“儂家在上海？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唔……是，是，敝人在香港做生意好几年了，这次回家看看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很快地看了商人一眼，感到对方表情并没有什么异样，于是又問道：“現在物价方面怎么样？”

“几年来物价一向是稳定的。全市公私合营以后，价格还落了些。”商人越談越有兴趣了。他拉起車窗，向窗外远远看了一下，自信地說：“我們正在学习，很

快就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了。”

火車又到了一站，列車員打開靠月台那邊的車門，兩位解放軍戰士，雄糾糾地走上車來，坐在高个子右面的位置上。兩人輕輕地談着：

“不是4月1號掛銜嗎？怎麼搞的？我們連到現在還沒有傳達？”

“我們上個星期就傳達了……”

高个子聽到這兩個戰士的話，便沒有興趣再和商人交談了。他豎起耳朵，竭力用心去聽戰士們講些什麼，但是，由於聲音越來越低，他也就難於達到預期的目的。他站起來向痰盂里吐了口痰，從衣袋里摸出一塊手帕，按着鼻子輕輕地擤了一下鼻涕，很自然地向右移動了一下身子，和解放軍戰士的座位離得更近了些，剛好能聽得清他們的談話。就在這時，服務員送茶水來了。一個戰士說：

“請給泡兩杯茶！”

“吃紅茶還是綠茶？”

“我吃綠茶。”

“好，一杯綠茶，一杯紅茶。”

戰士們再沒有繼續談方才談的事，把話題轉到茶葉上去了。

“奇怪！很多東北同志不喜歡吃綠茶。”

高个子滿心期待著他們恢復方才的談話，看來現在是絕望了，但他想：“決不能放過這個機會，一定要從

这两个‘大兵’嘴里，弄点有价值的东西。”于是，他接着方才“吃茶”的話碴，对两个战士笑了笑：

“这是个习惯問題。紅茶、綠茶都可以助消化，提精神，同时，对眼睛有好处……”

“对眼睛也有好处！”一个战士侧过身来，詫异地問道。

“是的，你們沒有这个感觉嗎？”

“沒閑空研究这个……”

“現在又沒有战争，你們还这么緊張嗎？”

“現在比战争的时候还緊張呢！又是文化学习，政治学习……”

另一个战士瞅了他的伙伴一眼，似乎告訴他，这些事情不能在火車上乱講。他沒把話說完，就扯起了別的：

“同志，大概是北方人吧？”

“你怎么看出我是北方人的呢？”

“你的北京話講得很好。”

“唔……唔……小时候在北方住过……”

高个子支支吾吾应付过去。他突然意識到不妙：对广东人說广东話，对上海人說上海話，对解放軍又說北京話，这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嗎？得赶快收場，越快越好！他看了看表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唔，不早了。”說完，回到他原来坐的地方，又拾起那本杂志。

因为神經緊張，又加上好几夜沒有睡好覺，高个子的牙痛毛病又发作起来了。他皺起眉头，一只手托着下

巴，禁不住低低地哎哟了两声。

“牙痛嗎？請到医务室瞧瞧去吧！”一个穿着藏青呢制服的列車員跑过来和善地对他说，并扶他去医务室。

女医务員一面給他細心擦药，一面亲切地嘱咐他：

“旅行睡不好，这病就会厉害一些，請你多休息休息……”

“我睡得挺好，在車上比家里睡得还要好呢。这是老毛病，时常犯。”高个子一面解釋，一面向医务員道謝。

从医务室回来后，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座位上。装出真心在“休息”的样子，閉眼想着：

是我神經过敏还是真的我被人注意了？人們似乎都在警惕我……想来想去得不出个結果，只觉得牙齿剛剛輕快一会，忽然又发作起来了。方才，医务員曾告訴过他：“痛的时候再来擦。”但他害怕惹出什么麻煩来，不敢再去了。两手托着下巴。痛得“吡！吡！”直往嘴里吸气。

为讓冷风吹一吹，他貼在車窗口，向外边望去：铁路两旁，男男女女正在地里干活。他眯起眼睛想：台湾說大陆上組織合作社，农民不願意，土地都荒蕪了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錢利生說广州难民很多，但他逗留在广州的一个半天，曾坐三輪車到过从前的难民集中地——广州长堤，却没有看見一个难民。他想到这里，立时又觉得費这些心思沒意思。“怎么都好，管他呢！”他觉

得身上疲倦得很，就把头伏在台子上。尽管火車飞驰前进，尽管人們兴高采烈，談这談那，他却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看。牙一陣一陣地发痛，但他不但不敢去医务室，而且連哼也不哼了。越往北天气越冷，身上的衣服越来越觉得单薄了。

他不时地望望窗外，又看看手表——計算到杭州还有多少時間。

“旅客同志們請注意，錢塘江大桥到了……”他突然被列車員的喊声惊醒。才知道剛才已經睡着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一面收拾行李，一面想着：到杭州，一切都好办了。想着他多年不見的表妹，老朋友……当他远远望見杭州近郊的灯火时，簡直乐得連牙痛都忘了。

二 晦 气

旧历除夕，天气虽然很冷，大街小巷仍旧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：家家張灯結采，鑼鼓喧天，孩子們穿着新衣裳，高高兴兴地跳着、唱着……人們都喜气洋洋，兴高采烈，欢度除夕，可是，杜爱靜却怀着一肚子心事。

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家庭主妇。穿着一身已經退了色的藍布上衣，咖啡色的褲子。二十天以前，她接到了万一成从香港寄給她妹妹杜爱芬的一封信。邮递員交給她时，凑巧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正在和她商量一件事。她疑心万一成的来信被注意了。这些天来，心里总是惴惴

不安，有时晚上还做些离奇古怪的梦。

这天，她正在厨房里烧饭，忽听客厅里传来一个不大熟悉的声音：“姐姐，姐姐！”她连忙跑到客厅里，只见一个穿黑呢大衣的高个子站在那里。她端详了半晌，才认出是万一成。她不禁“啊！”了一声，好象不小心触了电似的，浑身麻木起来。她知道万一成过去和她妹夫在国民党里干过许多坏事。现在他突然到来，定是凶多吉少。呆望了半晌，她才掀开从客厅通向卧室的门帘，把万一成让进去。

卧室里摆着一张大棕床，一张小圆桌，几把椅子。靠窗口的地方放着一张红木写字台，杜爱芬的女儿——丽华正趴在写字台上写信。杜爱静这时才低声问：
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香港。”

丽华猛然一惊，抬起头来，用疑问的目光看了这位不速之客一眼，然后又转向姨妈：她紧皱着脸，好象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

万一成站在靠近房门的小圆桌旁，接着说：

“我的信收到了吗？”

“收到了！你在香港干什么？”杜爱静追问着，眼睛盯着万一成。

“做热水瓶生意。”万一成回答。他觉得她的态度不仅是冷淡，而且带有莫大的厌恶和敌意。回想起七八年前杜爱静对他的态度，心里很觉受不了，但一想到眼

下自己是在求助于人，只得委曲些。

他强作笑臉問：“你們生活好嗎？”

“自然很好罗！”她的眼睛还是一閃閃地，有点怕人。

天气非常冷。外面的风把窗紙吹得呼呼直响。万一成新从南边来，对这里的气候，感到格外寒冷些。

“爱芬現在在哪里？”万一成仍旧涎着臉皮問。

“她工作去啦！”

“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在嘉兴的医院里。”

“嘉兴什么医院？”

要找到杜爱芬，对万一成說来当然是沒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他以为她是他在大陆上最可靠的朋友。

杜爱靜显然是不耐煩了。她大声說：

“告訴你在嘉兴医院，在嘉兴医院。我又沒去过，你問这么詳細做什么？”

万一成看看来势不对，很快把話題轉了一下。他看看杜爱靜的衣服說：

“姐姐，我这套‘唐装’实在太单薄，你帮我买套棉衣好嗎？”

她很不高兴，沉默了一陣說：

“买衣服要布票的。”

“把你的布票……”

“我們的布票正好够自己用！”

“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！”万一成又討了个沒趣。他又搭訕着朝丽华走去。一眼望見放在写字台上的、左下角署有“嘉兴市医院”字样的信封，馬上伸过手去拿起来。一看是杜爱芬的笔迹，便央求杜爱靜說：

“姐姐，我可以看看嗎？”

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！”

万一成尷尬地把信又放回去，垂头喪气地站着。两人都想不出應該再說些什么。万一成更加感到衣服单薄，有些顫抖起来。他小心地說：

“姐姐，你怎么啦？对我这个样子。我千里迢迢，是专门来看你們的呀！”

“我一向是这个样子。”

杜爱靜觉得万一成这次到他家来，是件万分晦气的事，不願跟他再嘮叨什么，恨不得馬上把他推出去。

丽华还在那里写信。她圍着一條紅領巾，穿着一件嶄新的花棉袄，一條藍色的西裝褲，兩條辮子拖得长长的。她如今才十五岁，是音乐学院附屬中學三年級的学生。不久以前，她看了万一成从香港寄給她媽媽的信，信上說：他很愛她媽媽，而且最近就到杭州来。她很生气。她覺得爸爸虽然現在在台湾，但总还是有爸爸的，而且总有一天会回来，这个人居然向媽媽求起愛来，真不知进退！

“丽华！你陪我到你媽媽那里去，好嗎？”万一成走到她面前，笑着問。

“我没有时间！”她拒绝了。

万一成又碰了小丽华的钉子，手足无措地来回走动了一会儿，随手从衣袋里摸出一支“派克”钢笔，递过去：

“我没有带什么东西来，就把这支笔送给你吧！”

“我们自己有。”她又拒绝了。

“那么，我和你换一支，作个纪念好吗？”万一成见她不要，接着又低声下气地问。

“我这支笔是妈妈买给我的，怎么能和你换呢？”

万一成只得把钢笔慢慢地插回衣袋里，然后，又指着自己带来的饼干和一盒糖果说：

“那么，这些东西给你吃吧！”

“我不吃。”她摇摇头说，实在生气极了。

万一成碰了一连串的钉子，窘得脸也红了。他正觉得尴尬的时候，站在旁边的杜爱静，气愤地说：

“你如果真爱丽华的话，你就去看一看2月1号浙江日报上登的周总理的政治报告。现在台湾愿意回到大陆来的人，可以回来了，还可以有工作做，只要不是回来干坏事情的。共产党一向说到哪做到哪。你要知道丽华她爸爸在台湾的地点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写信去叫他回来。”

“这……我不知道，我是在香港做生意的。”万一成大吃一惊。他支支吾吾地显得越发紧张了。他看了看手表说：“现在十二点了，我还得去赶火车。”匆匆拿

起放在桌上的餅干，轉身走了。

“阿姨，这个人跟爸爸是一起的？”丽华歪过头問。小姑娘这几天好象有什么心事。

“他是你的表叔，过去在国民党空軍里和你爸爸同过事。唉！干嘛要跑到我家里来，这不是……”杜爱靜想迴避小丽华的發問，但又不得不回答几句。她一屁股坐在床上，但身子还没坐定，就又急忙立起来，往門外走。

“阿姨，哪里去？”

“想不到过年碰上这个晦气。”她急坏了。

“阿姨，我們快去报告公安局吧！”

杜爱靜一听，小丽华所想的正是自己的心思，对她笑了笑，鼓起勇气走出門。忽然又想起了家里置办的年货，回头叮嚀說：“肉，丽华，留心猫！”

“和爸爸一起的，一定不是个好人。”小丽华一个人坐在屋里，用手托着腮，苦苦地想着，心里感到痛苦极了。

杜爱靜拖着沉重的腿，臉糊得紧紧的，心在胸口高悬着。她走到居民小組长家門口停住脚，犹豫起来：“說了会招来麻煩，不說又……”一会儿，她又呆在治保委員的門口，可是只拍了拍衣裳沒进去。最后，一鼓勁又奔公安局。但是，到了公安局門口，双脚又好象粘在了地上，动也不能动了。

她站在一个牆角里，自己又寻思起来：“报告了，

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反革命分子到过我杜愛靜的家里……
多麼難聽啊！還是別去惹這個麻煩……反正已經被我攆跑了，誰知道他是好人壞人，又沒住在我家里，就是居民委員會知道了，也有話可講。”她那沉重的身子，突然變得輕快起來，轉身又往回走。

走了幾步，她突然又站住了，心想：“不行呀，不去報告，要是別人檢舉了怎麼辦？”

她狠了狠心，頭也沒回，走進了公安局。

辦公室里，雪局長和偵察科長李明研究完一個重要情況以後，幽默地說：“既是‘過節’來了，我們就準備‘待客’吧……”這時，一個幹部走進來，轉達了杜愛靜報告的情況。雪局長和李科長相視一笑。對他們來說這情況已經不是“新聞”了，他們剛才所研究的正是這個情況。

杜愛靜回到家，沒容喘口氣，麗華就問：“阿姨，你……”

“報告啦！”

杜愛靜坐下來，把麗華拉到跟前，對麗華學說着公安局的同志怎麼接待了她，還表揚了她。最後，一臉高興地說：“華！報告了，晦氣就散了。公安局的同志說，讓咱歡歡樂樂的過年……”說着，系起圍裙，又到廚房里去了。